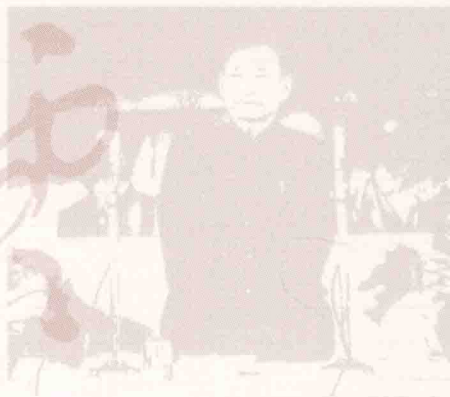


陈云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研究

朱磊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云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研究

朱磊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朱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161 - 5257 - 7

I. ①陈… II. ①朱… III. ①陈云(1905—1995)—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思想评论 IV. ①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749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李新业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3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3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7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3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项久雨*

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描述以往事物运动的轨迹，更在于指引事物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有语曰：“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也说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与今天甚或明天都有着直接的关联。因而，我们只有以今天的思维反思历史，以历史的眼光检视今天，才能把握历史之大势，寻绎未来的主动。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古今之变的推究、梳理，进而准确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历史流变。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整体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现实是以往的当下延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大背景下展开的，它的逐渐发展壮大不仅仅需要理论逻辑论证，更需要历史逻辑说明。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始终无法抛却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的深度观照和研究。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大厦只有奠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上，才可能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缺少对史的研究，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大厦根基难以稳固。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无疑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千万中国共产党员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就是一部党带领人民群众历经千难万险，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90多年的历史沉淀中，经过人民群众持续

*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学者。

不断的扬弃和升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效果。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也是一部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不断重构、教育规律不断深化的历史。

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的研究可以唤起直面当下现实的意识觉醒。孔子作《春秋》“寓褒贬，别善恶”的目的在于“推此类以绳当世”。历史的生命力显然来源于对传统的创造性解读，传统也只能在现实批判中获得新生的力量。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理论自省、理论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曾经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保持沉着和冷静，激起理论研究的沉思，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的省悟，进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换，打开破解难题的思路。基于此，我们也可以说，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的研究不仅具有“承继珍贵遗产”的本原性意义，更具有“引领当前”的创生性价值。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行百里者半九十”。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旷古的追梦旅途中，我们不但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支撑，更需要强大的精神指引。因为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穷同样也不是社会主义。历史和实践都已经证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而且正在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引领和动力支持。

正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陈云同志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研究，毫无疑问是一个颇具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而言，领袖人物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研究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朱磊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他勇于创新，勤奋好学，思维敏锐，治学严谨。当年，他选择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我是非常支

持和赞成的。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几经修改完善，即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出版第一本学术专著，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十分欣慰。

纵览全书，我以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选题的新颖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围绕陈云思想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可以说，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陈云思想研究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陈云经济思想研究业已研究得相当透彻。但是也存在一些研究的薄弱环节，有些领域的研究不够，研究不深，关于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就是其中之一。朱磊的《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一书较好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进一步开阔了陈云思想研究的新视野，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是结构的完整性。本书从纵的方面描绘了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形成、完善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背景；从横的方面勾画了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基本特征、地位作用、主要内容、主要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轮廓，并逐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而且还从党内、统一战线、农村、财经等领域详细介绍了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在完成了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理论架构和实践透视之后，从现实的角度对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综合来看，该书结构合理，论述较为全面，写作也较规范。

三是资料的丰富性。作者遵循“论从史出，以史带论”的写作原则，使得该书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翻开该书，就会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陈云的文献资料引文丰富，注释翔实。可以看出，作者对《陈云文选》、《陈云文集》、《陈云年谱》、《陈云传》等基础研究资料作了深入研读。为获得更加全面的研究资料，作者曾专门前去或者委托同学、友人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等部门查阅了相关资料和书籍。占有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在写作过程中引用陈云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原话，力图据此真实、客观地反映他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全貌。在学术研究渐趋浮躁和功利的当下，对于一位青年学者能够沉下心来深入文本进行研究的治学态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四是方法的创新性。史论结合是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创新。专著坚持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的原则。即以史实为出发点，而不是从概念或原则出发，搞单纯的概念演绎或逻辑推理，而是注重采取以论中有史，史中有论——史论结合的方法。全书坚持以史为线、以史为据，即以陈云思想

政治教育思想历史发展的阶段、顺序、线索等为依据去作理论的概括、分析和论证。这种史论结合的方法，不但注重深入地挖掘了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史料，讲究精当的分析，而且还注重把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史实按一定论题的主旨加以聚焦，深入地展开论证和总结，最终理路出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特点和贡献。

当然，这部即将面世的专著，对于作者而言，只是他学术研究的开端。毫无疑问，该书中仍有许多需要加强研究和完善的地方。比如对陈云的经济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内在关联的研究和把握需要进一步加强；书中未充分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将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陈云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来说也不例外。所以，作为学术研究，应正视领袖人物思想的科学性和有待完善的一面，否则学术的科学性将受到质疑。另外，书中对某些观点的总结和表述还需要进一步凝练和推敲，有的研究结论也只是管窥之见，一家之言，尚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阐发。好在朱磊已经意识到上述种种存在的问题，希望他在今后继续发扬在武大攻博期间的刻苦钻研精神，把已经意识到但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争取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和领袖人物思想史的研究中取得新的成绩。

是为序。

2014年9月28日于武昌珞珈山

自序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 30 多年来，在理论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运行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思想政治教育也显现出蓬勃朝气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现实、学科历史积淀等多种因素影响，当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存在诸多偏差。为使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回归正确的思维轨道，需要尽快澄清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误区。

一 望文生义式理解思想政治教育

声称思想政治教育无非就是“说教”、空讲假大空的道理，从而武断否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基本功能。

所谓“说教”的论调应该是当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认识偏差。从汉字的角理解，“说教”可理解为“说”和“教”两个独立的汉语意蕴。“说”指的是人们口头中的语言表达和传递。自人类社会产生之始，语言以其独特的信息传递功能使得人类区别于动物。“教”指的是人们身体力行的示范引导。单纯从字面含义判断思想政治教育意蕴所指是想当然的主观随意猜想。“说”和“教”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基本方法，蕴含着丰富的育人功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者之道永远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根本，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今天，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快餐化、碎片化、娱乐至死的外部环境孕化并加剧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读。实际上，在当前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各种浮躁化思潮观念之中，每个人都不免受到心理上冲击和精神上的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在疏导人们情绪和调适人们心理所展现出的独特而微妙的功能正逐渐为人们所感知体认。“说教”的方式只要恰当运用便能发挥出其他方式望尘莫及的魅力。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到的“说教”与言之无物、空洞烦琐、表里不一的单向度强行灌输毫无关系。虽然，今天的时代飞速发生着变化，但是，“说教”的师者之道并

不会因之褪色而消解殆尽。不“说理”无以“明理”，不“身教”无以垂范。所谓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就是这个道理。言教固然不可或缺，但是，身教重于言教，没有身教，言教很容易流为形式，即所谓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饱受诟病和指责的“说教”。好为人师和喋喋不休正是今天从事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深刻反思的两大“硬伤”。为人师表，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谨记的基本原则。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自身良好的师者形象和得体的处事艺术，品行一致、率先示范的人格魅力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教育力量。

人的素质是一个综合的心理学概念。毋庸置疑，思想品德素质和心理品质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尤其是在当下日益浮躁和虚空的时代更显得稀缺和重要。思想政治教育只要规避形式主义的众人诟病之伤，运用语言艺术，摆明事实、讲透道理，达至事、理、情三者的交融会通，从而进入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帮助受教者明辨是非，指明方向，点燃激情，重铸精神。如此，在这样一种教育基础之上，达到一种思想的交流、情感的升华、精神的愉悦、智慧的启迪这一境界。试问，这样的一种活动岂是他人简单的“说教”所能囊括的？

二 主观臆测式理解思想政治教育

把思想政治教育同个人需求联结起来，从功利主义立场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宣称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屠龙之术”，抹杀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精神价值。

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生活其中。精神的虚无，心灵的干涸，信仰的迷茫，道德的沦丧似乎是伴随现代社会文明进程而出现的衍生品。任何生命个体不仅需要从外界摄取足够的物质能量来维系生命存在，也更需要一种看似形而上的“虚无”来抚慰灵魂、坚定信仰和涵养精神。因为，每一个人不只有一个肉体生命，而且还有一个超越于肉身的生命，它被命名为“灵魂”。“肉体只是一个躯壳，是生命的载体，它的确是脆弱的，很容易破损。但是，寄寓在这个躯壳之中，又超越于这个躯壳的就是灵魂。”^① 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的人文精神旨在使社会成员融入社会、融入生活，使“自然人”顺利转变为“社会人”。“成人”的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如一的价值归宿。实践证明，当人们苦苦寻觅赖以生存的

^① 周国平：《把心安顿好》，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物质生活家园的同时，也必定会上下求索，追寻生命灵魂之路。概要言之，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属性的矛盾存在。人的精神性存在的核心规定之一便是德心双修。所谓“德者”即“得也”。古今中外，但凡德行操守高尚者，则立德立言立功也。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①

意义世界的构建，精神家园的营造是现代人不不可须臾或缺的基本生活因素。身份的焦虑也印证着现代人生活中的价值虚空和缺位。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正是人们精神苦闷和意义缺失的一味良药。从心理学角度讲，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尊重、信任、包容、理解、接纳，都需要情感的皈依，心灵的宁静，信仰的追寻，人格的磨炼。精神上的富庶，意义世界的圆润和丰宏再次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真规定性和指向性。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昭示着千百年人们对“属人”命题的持续拷问。人们都会经历苦闷、烦心、压抑、焦虑和郁闷的情感体验，在此情此景，也许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一句问候、一声鼓励、一个眼神、一个关怀的举动才真正是他们在此时此刻最需要的。就此意义上，曾被人们戴着有色眼镜轻视的“屠龙之术”为人们走出低谷、摆脱困惑提供了丰富而强大的精神动力之源。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项主体间的精神交往活动，而且也是同人们生活直接相关联的一门接地气的实践性活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构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方式。”^②人们琐碎的日常生活需要柔性的管理和调节，需要理性的智慧和启发。毋庸讳言，思想政治教育虽不能直接提供实用性的知识体系和教会人们如何“烤面包”，“却能将自我从狭隘自私封闭的小圈子中提升出来，达到一种崇高伟大的境界，能够给我们一个观察人生社会的新的视角或观点，与无限伟大的宇宙合一”。^③试问，这样一种使情操得以升华和心性得以历练的实践活动岂是一门“屠龙之术”和“无用之学”所能实现的？从主观臆测式的立场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用功利

① 参见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光明日报》2014年5月5日第1版。

② 王智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存在方式之涵义阐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6期。

③ 胡军：《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页。

化的尺子任意裁剪观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短视行为和鼠目寸光的表现。所谓“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岂是一朝一夕所能立刻显现的。

三 孤立僵化式理解思想政治教育

将思想政治教育误读为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传声筒，漠视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普遍性和合法性。

在当代中国，应当承认，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有着内在紧密的关联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的手段，同时也是其目的。思想政治教育顺应时代要求，对执政党的政治主张作理论的阐释、实践的注解、行动的说明和教化合理性的论证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要求。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会选取一定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来传播执政党的政治观点、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进而实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①可见，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对维系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固的意义是何等重大。但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所选取增强执政合法性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的内容和形式却不尽相同，命名称谓也说法各异，比如有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公民教育”，有的则称之为“通识教育”、“社会史教育”、“礼仪教育”，等等，称谓各异，但殊途而回归。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为使本阶级的政权统治更加稳固更是竭尽所能纷纷采取各种途径来进行思想上的教化、熏陶，其目的都是使被统治阶级接受并认同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②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此，广大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趋于一致的。目前，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过程中，通常都采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来进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使命重大；责任重大。对于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首先应知应会，其次要成为行家里手，最后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思想政治教育家的风度 = 思想家的深度 + 政治家的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度+教育家的温度”。^①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项群众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将主流意识形态蕴含的价值诉求、精神风尚和时代精神转化成社会成员的自觉追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从国家、社会、公民三重维度阐发了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内涵。据此，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价值观、所秉持的执政理念有着天然的内在契合性。进一步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灌输既实现了执政党意识形态领导权路径选择，又满足了社会单个主体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主体性需要。即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价值和个体性价值，科学教育和价值教育的生成和发展具有共通的实践进路和相同的实践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归根到底源于一定主体的利益需要。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价值根源，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最重要根源。”^②

“现实的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人的存在、人的思想、人的语言始终都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宏大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赫拉克利特的“寻找自我”，西塞罗曾评价表述过的“是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等都反复诉说着这一事实。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仅仅是执政党传播扩散其政治主张的工具。所谓的“清除杂音，统一思想，合并行动”也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中始终关注着人的发展，“成人”的教育价值追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主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生成的最深沉的价值根源。

四 片面武断式理解思想政治教育

把思想政治教育曲解为仅仅是一项事务性工作，缺乏独立学科存在的根基，是典型的学科歧视和唯我独尊式的以偏概全。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早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已经萌生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性。1944年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的成熟。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讨论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质。1988年召开

^① 刘建军：《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生导师的职业理想》，《思想教育研究》2013年第12期。

^② 杨威：《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根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年第5期。

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1990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试行条例》也再次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专业，也是一门科学的基本论断。进入21世纪以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也再次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根源于其科学性，而科学性则根源于特定专属的研究对象、科学的研究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的庞杂性和研究方法的随意性构成了人们质疑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最主要的说辞。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思想政治教育究竟存在不存在特殊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30年来，学界同仁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内涵、特殊的研究领域和特殊的研究矛盾等关涉“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诸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理论进展，并达成了广泛共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特殊对象是人们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两个规律说”是学术界同仁普遍认可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最深厚的哲学理论根基。那种戴着有色眼镜，手里拿着手电筒、放大镜检视思想政治教育缺陷的行为是典型的学科歧视和人为划分学术沟壑。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特殊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为此，单纯的理论思辨研究范式显然不足以满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生动实践发展的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移植其他学科最新的研究思路，并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独特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实际，创新本学科自己的研究范式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尤其需要反思的理论进路。笔者认为，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还是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需要，明晰的学科边界区分是第一位的。但是，盲目地排斥其他学科，自娱自乐、自说自话的做派显然是画地为牢和自我封闭。明智的做法应是本着深广的学术胸怀，大胆地吸收借鉴其他学科一切有益的因子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正能量”。除此之外，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力避“过度借鉴”而导致沉迷其中和乐不思蜀。“过度借鉴”的后果必然是招来对思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想政治教育科学性、独立性存在的质疑和诘难。因为，攀缘依附的凌霄花式的学科借鉴研究总归是没有出路的。“那些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什么都能装，或者借‘船’出海、借‘鸡’下蛋的做法是值得质疑和拷问的。”^①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正是基于这些“缺陷美”才构成了未来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克难发展完善的美好图景。对于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而言，最要紧的是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养，在未来学科进一步分化和融合过程中，保持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定力，既逆势飞扬，又顺势而为，运用系统的复杂性思维来认真反思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系列问题。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的话语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认同度和美誉度，最终为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贡献智慧和开辟道路。

^① 朱磊：《实然与应然：有限性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再审视》，《思想教育研究》2012年第3期。

摘 要

陈云是作为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他长达 7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怀有“百姓柴米心叩，万家忧乐怀牵”的群众情怀，谦虚务实，坦诚直言，无私无畏，坚持原则，尊重真理，严守纪律，以高尚的人格风范和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在财经、政治、军事、文化等众多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在研究的过程中，坚持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初步运用宏观审视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法，历史、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生平研究与思想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基本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他在长达 70 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一贯高度重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产物。他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印记和显著的时代特征表象，记录了中国发展进程的点点滴滴。从发展历程来看，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1925 年五卅运动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其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萌发时期，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形成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熟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是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继续发展时期。从理论来源上看，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渊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得益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学习和运用。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理论形态集中体现为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作用、内容、原则、方法、运行机制的精辟论述。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在实践领域中则主要体现在他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建设、农村发展、工业交通以及财经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总的来看，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始终贯穿着群众情怀和求真务实的态度、民主正派的作风、人格力量的核

心。他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对当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陈云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实践评价

Abstract

Chen Yun was an important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member of Mao Zedong as the cor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and Deng Xiaoping as the cor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During his over 70 years' revolutionary career, he always kept an eye to ordinary people's daily life and always took care of ordinary people's happiness and sorrow, modest and pragmatic, frank and outspoken, selfless, and alway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truth, always respected discipline. With a noble personality style and unusual energy, ability and wisdom in the field of finance, politics, military, cultural and other fields, he ha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Chen Yun won the whole party, the army and the people's respect and affection.

In this paper, guided by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Marx's practice view as the instruction, it initially used the combined method of macroscopic view and microscopic analysis, history, theory and reality, the life and thought. And then it discussed some basic issues of Chen Yun's idea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ory and practice.

Chen Yun's though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s the product of his 70 year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practice. During his career practice, he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arty's IPE, and always creatively carried out the activities. Chen Yun's IPE had a deep feature imprint of so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t feature representation, which record every drop of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the point of course development, Chen Yun's thought of IPE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Campaign workers movements in 1925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broke-out was the sprouting period. The tim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liberation war was the formation period.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party'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